

马加文集

● 中篇小说集



I217.2
91
3:2

马加文集

2

B 853969

马加文集(二)

Majia Wenji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296,000 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5 插页:3

1991年12月第1版

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,000

责任编辑:赵威重

责任校对:王 军

封面设计:李勤学

辽新登字3号

ISBN 7-5313-0659-X/I·616

定价:平装 7.70 元

精装10.20 元

目 录

寒夜火种.....	1
江山村十日.....	143
开不败的花朵.....	361

寒
夜
火
种

前 言

这是一部旧作，在文字上，它打上了旧时代生活的烙印，它也遭受到旧时代对于文字压迫的不幸命运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我曾两次从东北流亡到北平，头一次住在东城沙滩文丰公寓，因为拖欠几元房租，经过地方法院判决，当了行李还了债。当时，我失了学，失了业，失去了一切起码的生活权利，在饥饿线上挣扎着，一直挣扎到一九三二年夏天，再也无法维持下去，同时由于体验生活的创作动机，回到了东北农村的故乡。当然，在敌人统治的严寒的政治气候下面，我所体验到的，只是枷锁般的沉重，阴天气流的压抑，血腥的恐怖。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贫苦农民受到敌伪政权苛捐杂税的剥削，受到侮辱与压迫。农民表示了不满与愤怒，走上了反抗的道路。到了一九三四年春天，我从舅舅那里借到路费，第二次又流亡到北平去。

这一次，我住到北平清华园外的西柳村，村中有一座

“永安观”古庙，庙殿东侧有一间阴森森的祠堂。我搬进祠堂住的时候，似乎泥象刚从那里挪出不久，还能嗅到一股土腥气味。好则院子里非常僻静，没有人来人往，警察也注意不到这个地方。夏天有蝉鸣，冬天有松涛，秋天有西风呼号，卷着核桃叶子落满了青苔复盖的石阶。这里不仅僻静，房租也最便宜，连家具（一张床，一张书桌，两只木凳）在内，每月只交一元房租，我退还一只木凳，房租减到每月九角。后来，我的屋子里住进来一位油漆小工，连九角钱也不到。我的房子里不仅有家具、笔和稿纸，还有无限的自由，我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，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。

那年间，林语堂大力提倡“幽默”小品文，办《语丝》和《宇宙风》，无视山海关外还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屠杀，躲在书斋里清谈虫鱼鸟兽，喝喝苦茶，打打麻将。我这个流亡青年不仅缺少那种“幽默”的趣味，在感情上简直发生一种反感。我从来不写那种“幽默”小品文，我写的短篇大半在万字以上，又不认识文坛上的什么人，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，既然没有机会发表，我索性写起中篇和长篇来。

这部中篇小说，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写出来的。大约是一九三四年秋天动笔，一九三五年春天结束。当时，我想记录下来在敌人刺刀统治下一点真实的生活，蒋介石的卖国不抵抗政策招致了东北人民的苦难，人民受着痛苦，人民也在觉醒与反抗。我天真地想到：这个主题总比描写虫鱼鸟兽无病呻吟的文字有点现实意义，我抱着一种希望把它寄给一个刊物，没有多久，稿子却原封不动地给退回来。一天晚间，我

的同屋油漆小工从清华园下工回来，放下油桶，穿着一件涂着铅油的小褂，望着桌子上被退回来的稿件，沉默了一会，完全明白了。他从自己的失业经验中理解了一个青年人在创作上受到的遭遇，对我表示了最大的慷慨与同情；他愿意拿出一年积蓄下来的七十元工资给我做印刷费出书。我是多么衷心地感激他，但是我不能用工人的血汗去做一种冒险事业，我谢绝了他的善意帮助。这部小说压了一年多，直到一九三六年夏天，有几位左联的同志自己凑印刷费办刊物，它才得到发表的机会。在刊物排版的基础上，我又自费加印了五百册书，托上海杂志公司经售。抗战以后，我长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生活，生活变动太大，过去写的东西都失散了。回到延安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学习，自己在思想上认识到有许多非工人阶级观点，着重地进行了检查，对于过去的作品没有勇气再看一遍，至于在上海杂志公司经售这本小说的情形，我一直没有和杂志公司联系过，杂志公司也没有和我联系过，从来没有寄给我一元稿费或一册书，就算不了了之。

这部小说出版后到今天，无声无息的二十六个年头过去了，在我的思想和感情上很少留下痕迹。近来，我想了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历史，就搜集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，忽然想到还有一部有关这方面题材的小说，如果从什么地方找到，说不定会给我提供一些资料和素材。我找遍了国内许多大图书馆，幸得吴组缃同志帮助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旧时在北平出版的刊物，并请一位同志帮助抄了一份。

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同志把抄稿索去阅读，并要求重印出版。我在这种鼓励和督促下，把小说进行一次删改，把原名《登基前后》，改成《寒夜火种》。

这部小说是取之于昨天历史的题材，从反映历史题材的角度来说，它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，也缺少雄伟的艺术构思，因为当时作者生活的局限，世界观的狭隘，加上艺术修养的先天不足，没有反映出来风云时代的历史面貌，直朴粗糙在所难免。它不是史诗，权当一篇控诉状。在严冷的寒夜，饥寒交迫的奴隶正受着苦难，人民并没有在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下面屈服，勇敢地燃烧起火种，人民需要温暖，更渴望着光明，历史是按着人民的意志和行动做出了结论。

一九六二年于沈阳

陆有祥走进了大门，迎着月光，模糊地望见那绉黄色的树皮被剥得精光，川连柱子上的铁圈生了锈，障子被母猪扯烂了，院里院外，净是秫秸叶子，一切的现象都使他感到失望。他的一只脚踢着铁圈锵锵地响起来，那声音使他惊愕地停止了脚步；他集中精神向周围观看着，在仓子的拐角处有一个庄稼人的粗嗓子向他打招呼。

“陆有祥！”

喊陆有祥的是秃六，一个倔强不屈的庄稼小伙子，紫黑色的脸膛，眉毛浓浓的，穿着浅蓝色的棉袄，腰间扎着五尺长的青花旗大布带子。照常，他们见了面便唠起咯来。

“秃六，你深更半夜出来干啥？”

“到福大叔家里借钱，好交官钱。”

陆有祥看见秃六的手里有一张白纸帖子。贴在腰中的花旗带子上，一片麻麻黑。他翘起大拇指喊着：

“官项的事，象是鬼催命似的！”

陆有祥问：“秃六，上月官钱不是交过了么？”

“上月交的是春耕贷款的一分二厘的利息，这回村公所又下来了命令，说是‘满洲国’皇上登基，全部缴齐。”

“秃六……秃六……”陆有祥的嘴唇有些发抖，他的表情显出不安和惊异。经过一些时间他又开始发问：“秃六，你也听说‘满洲国’皇帝登基么？真是奇怪！”

“大小孩子都这样说。”

秃六举起一只巴掌，激昂地拍拍自己胯骨，仿佛击打什么可恶的东西一样，他谈到官钱的时候，感到沉重的压抑。他也非常同情陆有祥的遭遇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
“有祥，咱两家都是小门小户。”

“小鱼串大串上啦！”

“你看着吧！登基以后，‘满洲国’官钱更该重了，掏也掏不起，上个月，咱两家不是掏了区署会议的杂捐么？”

“月月都有苛税杂捐！”

“咳！交不完的苛税杂捐！”

秃六叹息了一声，慌慌张张地走开了，离开院心，一只人影子随着秫秸障子渐渐地模糊了。隐隐地，顺着风向可以听到嚓嚓的脚步声，仿佛小石块摩擦着地皮一样，终于慢慢地消失了。这时候，陆有祥凝神谛听着：冲进他的耳朵里却是深巷里母牛的呻吟，悲沉的声调随着寒风一次又一次地传来。心灵微微地悸动着，他带着一颗忧郁的心情走到了房门口，门上的门神已经折毁了，有许多稗草撒在旁边，零乱而

且肮脏。从生理上发生一种反感。

他拉长了脚步对着上房走去，一种沉重的脚步声在地上哧哧地响着。他神秘地抬起了头，望见从窗帘中透进来的疏疏的月光，草房里的摆设出现在他的眼前：靠着房门口是一处锅台，灶坑口堆着一摊软软的秫秸灰，厚厚的，仿佛是堆积了很长的期间。另外有些格菱粪屑塞在粪箕子里，泔水缸装满了猪食和米汤，灶坑口的灰仍旧是熊熊地放射着火星。他眨着眼，从火星上引起一种希望。默默地关上了房门。

陆有祥带着希望回了家；回到了家，又怎样感到绝望呢！

陆有祥的家里有三口人；除他而外，还有一个寡妇妈妈，一个年轻媳妇。他种着几亩薄田，成年累月地踢土疙瘩，起早贪黑，三口人囫圇不住吃穿，加上天灾病热，官钱花销，日子就更愁了！记得那年秋天，他因为娶媳妇欠了饥荒，跑到沈阳工夫市卖工夫。恰好碰见日本鬼子进攻北大营，八门八关都站上了日本兵，到处杀人放火，大白天响着枪，人心惶惶的，仿佛天塌下来一样。他死里逃生地逃回了家，想不到寡妇妈妈由于又惊又急，瞎了一只左眼，右眼成了火蒙眼，成了一个半残疾的人。

陆大娘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，已经是六十开外的年纪了，头发刷刷惨白，抬头纹深深的，眼睛又不济，终朝每日还是照样操劳。她虽然看不见亮，却知道阴天要盖酱斗篷，晚上该放秫秸帘子。她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烧水做饭，什么时候该放被睡觉，一个时辰也不差。她照天如数地数着烟筐箩

里的一串铜钱，用手指头掐算一下，仿佛什么事情都能计算出来似的。她能够精密地听出儿子的脚步，几步跨过门坎，什么时候到家，心情好不好。一听到那突突的靴鞅脚的声音，就喜悦地叫道：

“有祥么？”

她喃喃地念着，静静地在炕沿上，把拐杖放在裤角上，她安闲地期待着她儿子的回音。果然，陆有祥的嗓子是那么响亮，带着粗鲁反抗的调子，甚至连儿子那副苗实腰板也能想象出来。她多么喜欢属于自己血统的孩子。

“孩子！”

老太太的语音是那么温存的，慈祥的，而带着一种衷心的颤动，一种母性的喜悦和好奇心。

“孩子，你可回来了。”

陆有祥靠着妈妈的肩膀，凝视窗外秫秸帘子的淡影，迷惘地迟疑着，悄悄地回答说：

“妈妈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你再不到沈阳卖工夫去么！日本鬼子占了城，乱哄哄的，把我想死了。”

“妈妈，我从日本鬼子的刺刀底下逃出来的。”

“自从前清以来，鬼子就欺负中国人！”

陆大娘是封建清朝生人，她记得那个时代遭受的压迫和痛苦，也还记得那时流传的民歌，每当冷酷的北风从窗孔中吹进来，吹着窗纸呜呜地响着，她的感情便发生一种共鸣，于是拿起了拐杖，敲打着黑色“吊闼”的木板拍哒拍哒地响

着，反应着一种回音，她唱歌应和着。

大清国，
太平初，
八国联军攻大沽。
哎哎哟！
洋鬼子猛如虎。

老太太再拿起拐杖敲“吊闷”，唱第二段。

大清国，
太平初，
义和团杀耶稣。
哎哎哟！
老百姓遭了苦。

歌声停止，“吊闷”的声音也随着停止了，童年的回忆一次一次地出现在眼前，心中黯然起来。她放下了拐杖，再拿起铜钱一个一个地数着，倾着耳朵听，突然那嚓嚓的脚步声又出现了，她用手摸着陆有祥的后背，让他坐在炕沿上，接着给他讲起了义和团和白莲教烧教堂的故事，她知道陆有祥是怎样一个驯服的孩子。妈妈的话，仿佛是闷葫芦的心灵里一颗火星，在黑夜里放着光辉，他多么需要光明来充实自己的生命！

夜沉沉，三星裁西了，疏疏的月光从秫秫帘子抹过去，一片凄淡的寒光。野风吹打着房顶的谷草，窗户呜呜地响叫着，夹着雪沙子，一阵阵不平地响着。外边的世界仿佛被恶魔的势力包围了一般，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。冷风不时侵到

屋里来，椽子上的黑灰不住地摇摇晃晃，墙壁上挂着白霜，伸着手都是冰凉的。无边的黑暗压在头顶上，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，简直透不过气来。

陆大娘的痛苦和魔难的一生，都是在冬天严寒的岁月度过的，她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逃难，义和团反抗的烽火，又临到“九一八”苦难的深渊。她记得“九一八”当时的情景：夜里城郊打着炮，白天天上过着飞机，谣言象蚂蚱到处乱飞，逃难的人们到处都是，世界完全混乱了。她盼望儿子回家盼得眼睛红，一天八遍跑到火车站去打听消息，给家堂上香磕头，许愿杀猪。在深夜中，对着香炉里微弱的香火祷告着，憧憬着，眼睛惨淡地发着晶光，半合半闭地痴呆呆地到了天亮。一天有多少次对她的儿子媳妇咳声叹气。

“你男人算是没有信息。”

儿媳妇李珍也是非常焦急地等着自己的男人，一听到婆婆发问，用白净的手指揉红了眼泡，乌黑的头发从鬓角上耷拉下来，眼光脉脉地跳动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

“妈妈，他没有信息。”

老太太的心情很沉重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家里没有主心骨，咱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！”

儿媳李珍趁机诉起苦来：“妈妈，咱家的米箱子又空了，晌午就揭不开锅。”

老太太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咳！没有法子，你再去问问王村长可有什么针线活计，缝缝补补，对付喝碗粥再说。”

儿媳李珍听婆婆谈到王村长那里的时候，总是忌讳地不愿意多讲话，鸭蛋黄样的、圆圆的眼睛闪着一种发悚的光辉，蹑手蹑脚地站在地上，不敢动弹一下。

老太太盼儿子心切，唠叨地问个不休：“你上次到王村长家里做针线活计，也该问问你男人的消息，人家当村长成年长在外头，走南闯北的，什么大事小情不知道。”

“妈妈，我问过了。”

“你问过了，他说什么呢？”

儿媳李珍勉强地回答说：“他说什么呢？没有正经的。”

“人家村长……”

“他还不是没有正经的。”

有一次，陆大娘到七圣祠去上香，摸着黑，拐过财主家福大叔影壁的时候，暗中听到有人风言风雨地说她儿媳的闲话。果然不错，那天晚上，儿媳李珍从王村长的家里回来很晚，头发蓬蓬乱，眼睛里含蓄着被侮辱的暗光。她知道事情有些不妙，追根到梢问个遍。儿媳李珍难过地哭起来了，这时候，她真正地明白了所谓“村长没有正经的”是什么意思。

今天，陆有祥媳妇又到王村长家里做针线活计去了，天气已经很晚了，还没有回来。娘俩都感到屋子里的冷清寂寞，都感到这种尴尬的场面，两个人都感到那种无名的痛苦，两个人都没有吱声。在苍茫的黑暗中，外边的冰雪包围得严严实实，冷风阵阵地吹打着，他们娘俩在忍受着这场苦难，克